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四讲，翻译理论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口译的基础是良好的翻译。我们上节课讨论了通过考据建立了新旧约的文本，所以通过考据的过程，从所有的手稿和其中一些有各种变体和不同解读的手稿中，通过考证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倒推来确定最有可能的原文，即它的措辞。然后在此基础上，该过程的下一部分、传输过程的下一阶段就是翻译成现代读者的语言。

同样，文本批评根据所有手稿证据建立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原始文本，然后过渡过程的下一步就是翻译成现代语言。但在讨论翻译时需要提出一些问题：什么才是好的翻译？翻译时遵循哪些原则？可用的翻译类型有哪些？我应该使用什么翻译？翻译在诠释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本次会议的目的不一定是捍卫任何一种翻译，而是向您介绍翻译哲学，以及翻译在诠释学和解释学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还将讨论一些关于性别翻译的问题，其中一种流行的翻译是性别包容或性别中立翻译，正如它们通常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稍微讨论一下这些及其背后的哲学。但是什么才是好的翻译以及我应该在口译中使用什么翻译呢？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翻译。基本上，从最简单的形式来看，翻译就是将消息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

翻译的原始语言通常称为源语言。出于我们的目的，被翻译的语言将是英语或您所说的任何语言。现代语言就是所谓的受体语言。

然后在这两者之间，你就会收到消息。那么，翻译就是将源语言中的消息翻译成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然后将该消息从源语言翻译成接收语言，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接收语言是现代语言你会说，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理论。

通常，理论围绕是否优先考虑源语言或是否优先考虑受体语言。也就是说，我优先考虑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文本及其文本形式，还是优先考虑我要翻译的现代接收语言，例如英语。例如，对源语言的关注，对源文本的关注，通常与更多字面类型的翻译相关联并导致这种翻译。

这种类型的翻译侧重于源语言，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源语言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其目标通常是尽可能地再现源语言的语言、结构和形式。即使有时在接受语言中听起来很尴尬、木讷和生硬，我们的目标还是尽可能保留源语言（同样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形式和结构。这通常也称为形式对等翻译或形式对等翻译哲学。

同样，它的重点是尽可能地生成源文本的精确形式。换句话说，它有时愿意牺牲接受文本的理解和清晰度，以便尽可能保留源文本的形式、措辞、句子的长

度、再次，为了我们的目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例如，现代的例子可能是 NASB、新美国标准或 NRSV。

NAS 是更正式的等效翻译类型的典型示例，即专注于源文本和源语言的翻译。

另一种竞争理论或翻译哲学不关注源文本，而是关注接受文本。通常，这些类型的翻译在阅读时会有更现代的感觉。

注重接受文本的民间翻译的目标是再现源文本的信息，即使不是形式和结构，至少以现代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产生信息或者那些正在用他们的接受语言阅读的人。所以重点更多的是受体文本、受体和受体语言。我为之翻译的现代读者是否能够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源文本的信息？因此，这种翻译非常愿意牺牲源文本形式的形式和结构以及精确的措辞，以便尽可能清晰地用接受者的语言进行交流。

这通常称为动态等效类型的翻译。再说一次，我们的目标是让现代读者做出回应。我应该说，大多数遵循这种翻译哲学的人都专注于接受语言，而不是带着放弃源文本的想法或意图这样做。

目标是尝试尽可能接近地再现含义，但要以受体和受体语言能够理解的方式。因此，我们的目标是，现代读者将以同样的方式对文本做出反应，在情感上、心理上和智力上以同样的方式对文本做出反应，就像最初的读者对源文本做出反应一样。这需要在这种翻译哲学中引入某些改变。

这正在以一种大多数当代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改变它，以便他们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同样，它是为了让受体重现与最初阅读文本的人相同的反应。所以它非常愿意改变结构、措辞、句子的长度。

它愿意牺牲源文本中的形式和其他东西，以便读者能够理解它并以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为了意义而牺牲形式。彻底的动态等效翻译的一个例子是今天的英文版本 TEV。

还有其他翻译示例更多地关注受体语言，即动态对等物。再次，人们可能会对此争论不休，但确实有，有些甚至会与动态等效翻译区分开来，更进一步看看反式或那些可以标记为释义的新约和旧约文本，例如尤金·彼得森的《信息》，或者传统上的《活圣经》或《新活圣经》经常被归入此类释义。与其将它们视为相反的翻译理论，不如将它们放在一个范围的两端可能更有帮助。

不是简单地对立的自足理论，而是更多的动态等效方法和形式等效方法。同样，关注受体语言（现代语言）的动态方法力求可理解性和可理解性。而那些形式上的等价物更多地关注源文本，试图重现形式，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两种彼此封闭的对立对立翻译理论，而是将它们视为站在光谱的两端。更正式，更等效。

事实上，我认为完全形式化的等效方法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每一个翻译在某些方面都是对圣经文本的解释。因此，在我看来，完全直译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最好将它们放在一个范围的两端来看待，翻译更倾向于关注源文本并且在形式上是等效的，而其他翻译则更倾向于动态对等，更多地关注接受文本，然后是之间的数。在我看来，虽然它通常被认为是动态等效的，但我认为尝试平衡两种方法并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例子，无论它是否成功，都可以争论，但将是 NIV，特别是 NIV 的 2011 年更新版本，他们自己承认，实际上是在尝试平衡形式和动态等价物，也许更倾向于该范围的动态方面。再说一次，我的目的不是捍卫这些观点之一或捍卫翻译，尽管我认为动态等效类型翻译和 NIV 正在做的事情有很多话要说，但我的目的不是捍卫翻译更像是向您介绍翻译背后的哲学，以便您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确定您正在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翻译，以及它可能对解释学和解释过程做出什么贡献。

相反，我只是想通过评估翻译并了解它们是什么、它们做什么以及您使用它们的能力来进行一些与翻译相关的观察。首先，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我看来，不存在完全直译的东西。其原因是语言上的，因为没有两种语言是相同的。

尽管语言确实有重叠，但也有相似之处，这就是翻译成为可能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不存在完全的直译，因为没有两种语言完全重叠。没有两种语言是完全相同的。

既然如此，严格的直译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单词，单词在含义上也有重叠，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单词甚至拼写都不一样。即使是与希伯来语单词等效的英语单词，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字母，甚至不同数量的字母，并且拼写显然非常不同。

它们的含义仅重叠，通常不会完全相同。语言有不同的结构。因此，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在语法上所做的事情，英语没有或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做。

因此语言之间不存在重叠。因此，在我看来，完全直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如果我要争取一个相当木的翻译，我更喜欢“木”这个词而不是字面意思，通常，如果我要争取一个完全木的翻译，也就是说，如果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有一个单词或某种结构，我会用英语准确地重现，通常结果往往是无稽之谈。

再说一次，那是因为这两种语言不重叠。让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相当木讷的字对字，遵循希腊文本中的单词顺序，并遵循希腊文本中的语法结构和结构，与英语中最接近的等效内容。

这是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相当木讷的翻译。无论你在言语或工作上做什么，一切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也许你已经掌握了整个事情的一般意义。

但如果我像我刚才那样木讷地翻译的话，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相当尴尬和难以理解。然而，仅举 NIV 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这是我现在手头上的翻译，您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例子。但 NIV 是这样处理歌罗西书第三章和第 17 节的。

它说，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更有意义。所以你看，它实际上牺牲了一点严格的语法和措辞，以保留（我认为准确的）含义，同时仍然保留文本本身的一些语法结构。但重点是要证明，精确且完全木讷或直译的翻译是否经常会误解或无法用接受语言向读者传达任何信息。

另一个例子，这是来自马太福音第 13 章第 4 节。众所周知的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版本中，是耶稣所说的。在介绍它时，一个非常木讷的、几乎逐字逐句的翻译，在英语中找到与希腊文本的措辞和语法最接近的形式和字面对应，也许听起来像这样，并进入播种他在有一个人顺便摔倒了。并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

嗯，困难在于，英语单词的一些组合方式在英语中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希腊语中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在“播种”中，“播种”的意思是播种种子，在“播种”中，手落在了路上。现在，第 13 章第 4 节，这只是 NIV 中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是如何阐明的。

当他撒下种子时，或者当他播种时，一些种子沿着路径掉落，这又是一种尝试，仍然尽可能地遵循希腊文本的顺序，但使用了适当的英语结构，相当于尽可能接近希腊人。因此，我以此为例来证明，直译的文本翻译通常不是最好的，并且经常面临被误解或根本不被理解的风险。此外，正如我所说，完全直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两种语言完全重叠。

其次，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是，每一次翻译都是一种解释。不管你听到什么，我仍然听到人们说某些翻译是中立的，它不解释，它不是解释，有些翻译受到质疑，因为他们的解释是其他翻译更受欢迎，因为没有解释。困难在于，无论多么木讷，即使是我刚刚读到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和歌罗西书三章的例子，无论多么木讷，每个翻译都是一种解释。

一位与我交谈的著名新约学者告诉我，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太过分了，但也许是故意夸大其辞，他告诉我，每一个翻译都是对圣经文本的变相注释。我认为，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翻译都是一种解释。同样，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解释得更多，但不可能产生不是对圣经文本的解释的翻译。

因此，举例来说，如果我要使用英语单词，我将仅讨论此示例中的单词级别。如果我要使用英语单词 **man** 来翻译希伯来语单词 **adam**，首先，我必须知道希伯来语单词 **adam** 的含义。也就是说，我必须解释它，而且我还必须知道英语单词 **man** 的意思。

为了确保这是一个合适的英语单词来翻译adam，我不能使用单词 tree，或者我不能选择任何我想要的单词。我必须知道希伯来语单词的意思，这样我才能找到合适的英语单词，我必须知道它的意思，这样我才能确定这是一个合适的单词使用。这就是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每一种解释、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解释。

或者再说一次，如果我要翻译的希腊语文本有一定的语法结构，我必须正确、准确地解释它，才能知道要使用什么英语结构，因此，我必须解释和理解英语的含义知道它是一个准确且充分的结构来代表希腊语。所以解释，无论我想变得多么木讷，即使我想非常木讷并逐字逐句地使用，我仍然必须解释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文本以及我自己的语言，以确定我要使用这个词或这个结构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文本中翻译并表示这个含义和这个结构。再说一遍，每一个翻译都是一种解释。

那么再比如说，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我怎么知道英文单词 heavens，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好的英文单词，甚至是一个准确的或坏的单词用于解释示玛雅？我必须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即希伯来语单词在其上下文中的含义，然后我必须知道英语单词“天堂”的含义，以确保它很合适。或者加拉太书第五章，当保罗将灵与肉体对比时，实际上，通常用“肉体”来翻译的希腊词是“sarx”。但同样，我必须知道sarx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随意使用“肉体”这个词，但我必须知道“sarx”这个词的含义才能找到合适的英语单词。话又说回来，我必须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并且知道它是一个准确且合适的词来翻译希腊词sarx。因此，每一个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解释，无论你想翻译得多么字面意思，或者你不想这样做。

所以，当有人说，我不喜欢这个翻译，因为它是一种解释，而这不是一种解释，它是一种翻译，可能误解了事情。因为每一个翻译都不可避免地是对圣经文本的解释。翻译方面思考的第三件事是，翻译通常优先考虑口语而不是书面语。

这是因为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阅读和聆听的。你想想，大多数人，也就是说，翻译主要不是为学者而做的。大多数阅读的人都是坐在礼拜仪式上、教堂的长凳或椅子上、周日早上的圣堂或礼堂里，或者每当你的教堂聚会时。

因此，大多数人听到的是读的，他们听到的是说出来的。因此，大多数翻译通常都是面向听众的。通常这意味着有时翻译将旨在消除听起来令人反感的翻译等。

例如，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口头和书面层面上都可能是正确的，即旧的国王詹姆斯版本在指称驴时会包含“ass”这个词。现在它已经被删除了，因为至少在现代英语中，要说出这个词，有人可能会读到它，特别是如果你是在阅读国王詹姆斯版本的情况下长大的，或者如果你是在圣经术语中长大的，那么你可能已

经习惯了。但如果这个词用在由现代听众组成的会众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受过圣经训练，或者不习惯阅读或聆听圣经，这样的词可能听起来很冒犯。

因此，今天的许多翻译都是针对口头翻译而不是书面翻译，并且通常会优先考虑书面内容的听起来如何。不过，也许并非所有翻译都是如此。关于翻译的第四件事，第四个观察是翻译，再说一遍，我只是进行观察，而不是评估它们，而是让你可以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四件事是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被理解而编写的，或者翻译是为了被大多数目标受众理解而编写的。这考虑到了读者水平，即大多数读者的社会经济水平。例如，再次使用 NIV 为例，它的目标是大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阅读水平，因为它决定了该文本的大多数读者和听众将在该水平上操作。

例如，与可能为学者或学者制作的翻译相反，它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因此，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被理解，通常是被生产出来的，尤其是动态的对等翻译，要被它所为的大多数读者所理解。但在我看来，第五点是翻译仍然必须，而且许多翻译仍然努力，保留一种人们仍在阅读外国文献的感觉。

也就是说，可以将翻译更新到让人感觉正在阅读21世纪产生的文档的程度。例如，当耶路撒冷突然成为费城，或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或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或类似的城市，更新为现代城市，或巴比伦更新为拉斯维加斯，或其他

什么像那样。无论可能获得多少收获，有时在我看来，其中一些极端例子是牺牲了我正在处理的文件这一事实，即它不是在 21 世纪写成的。

因此，虽然人们可能会努力争取一份接受者可以理解的文件，但同时它仍然必须保留一种感觉，即人们正在阅读的文件是在一个世纪、两千年或更长时间内写成的，与我的现代背景相距甚远。情况。及时更新听起来像是在 21 世纪背景和文化中产生的文本可能会牺牲一些东西，以使其听起来更现代。关于翻译，我想说的第六件事是关于对翻译的观察，它们是什么，它们做什么，新的翻译或更新的翻译是必要的。

是否没有新世界约的最终翻译或官方最终翻译之类的东西？原因并不是圣经改变了，尽管有时我们可能会回到文本批评，我们可能会找到有助于我们生成更准确文本的文件或信息，至少在一些细节上。但原因是，与其说源语言发生了变化，不如说受体语言发生了变化。

因为现代语言发生了变化，因为屁股在 21 世纪不再意味着它在 16 世纪所做的事情，或者另一个例子，现代的例子，是因为同性恋这个词在 21 世纪并不意味着它在 16 世纪所做的事情。20 世纪或 19 世纪。这是因为我们的翻译必须改变，特别是如果我们专注于动态等效类型的翻译，或者至少我们正在努力在捕捉原始文本但仍能准确地传达现代信息的翻译之间取得平衡日读者。因为语言在变化，因为现代语言在变化，所以有必要不断更新，而不是总是大规模更新，但至少也要修改和重新思考我们的翻译。

鉴于这一切，我想花一点时间讨论性别翻译以及它与此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把所有这些信息收集起来，稍微谈谈翻译在解释学和解释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但在我们谈论性别翻译之前，再次回顾一下，翻译的范围超出了更正式的等价物的范围，翻译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地再现原始形式、语法结构和措辞。

同样，这是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做到的，因为语言根本不完全重叠。源语言和我的接受语言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再说一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翻译哲学应该以滑动的方式来看待。

但正式的对等翻译往往更关注源文本，尽可能地再现语法结构、措辞，甚至有时牺牲可理解性和清晰度，以捕获和保留源文本的结构。另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动态等效翻译更多地侧重于理解源文本，而不是完全消除它或废除它，而是试图理解它所传达的信息，但确保它在语言中被理解。该文本的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语言。目标是在接受语言的读者中重现与原始读者在智力、心理和情感上对原始文本的反应相同的反应。

我还要说，显然没有翻译，因为没有语言是不相同的，没有翻译可以希望完全准确地捕捉原文的含义。相反，问题是译文是否准确、充分地再现和反映了原文。顺便说一句，至少在我看来，当有人问翻译如何与灵感相关的问题时，灵感显然是指原文。

但我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翻译可以被贴上“实际上是受启发的”的标签，因为它们即使不是详尽和完美的，也是准确和充分的，如果它们是旧新原文的充分和准确的复制品和再现，至少是充分和充分的。遗嘱。因此，我们有从更正式的对等翻译到更动态的对等翻译以及试图平衡的翻译的范围。翻译可以属于更正式和动态的等效类型的规模。

动态对等翻译尤其引起的一个问题，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今流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性别翻译问题，有些人称之为性别中立翻译或性别包容翻译。我觉得性别包容这个词翻译得更准确一些。性别中立似乎建议完全剔除性别，提及性别中立，而性别包容则表明圣经文本明确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在接受语言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因此，如果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明确指的是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我的现代语言中，这在圣经文本中也将是明确的。因此，性别包容或性别中立的翻译。其背后的问题是这样的。

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如果您曾经学习过其他语言，特别是如果您是英语使用者，那么这就是其他语言通常与英语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就像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许多其他语言一样，将在语言中内置性别。也就是说，某些单词实际上会被分类为男性和女性。

再说一遍，有些单词是希腊语，这是我的专业领域，也是我对希腊语感兴趣的领域，有些单词会有词尾，或者有一个被称为阳性形式的字符。其他人则具有女性化的形式。有些词自然是阳性和阴性的。

例如，“anthropos”或“man”这个词自然是阳性的。而表示“女人”或“女性”的词“gune”自然会 是阴性的，因为它指的是女性。但还有其他的词，还有其他类似的词和语言，也许在历史上它们没有出现过，但至少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词和性别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例如，希腊语中的“海”或“海洋”一词是阴性的。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海洋中存在某种女性特质一样。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我相信大多数一世纪的希腊语读者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翻译的“sea”或“ocean”这个词是阴性的。

或者这个词，希腊语中表示词或言语的词“logos”，是阳性的。但我不确定这与男性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自然联系。因此，语言中的某些单词似乎是任意的阴性或阳性。

其他人似乎有更密切的联系。自然地，“女人”或“女儿”这个词将是女性化的。丈夫、男人或男性这个词自然会有阳性形式或阳性词尾。

再说一次，如果你学过一种有性别的语言，大多数，同样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某些单词是，它们要么是阳性的，要么是阴性的。有时他们就是这么做

的。困难在于，至少在像英语这样的语言中，语言中没有性别，男性或女性的性别结尾，或者男性或女性的单词形式，从一种有性别的语言翻译起来可能会很棘手。那个给另一个人。

这让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有时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可以使用阳性词，具有阳性形式的词，并用它来指代男性和女性。问题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使用男性形式，例如“he”或“man”，特别是如果使用“man”一词，并且它明确指的是全人类，男性和女性，那么这样做是否合适在受体语言中？再次，我将使用英文翻译中的示例。

也就是说，如果希腊语或希伯来语使用可以翻译为“他”或“他”或类似内容的男性代词，那么在英语翻译中使用“他”或“他”是否合适？或者，如果希伯来语或希腊语使用我们通常翻译的“人”一词，那么在英语翻译中使用“人”一词是否合适？或者问题是，如果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使用明确指代男性和女性的男性术语，那么在英语中我们是否应该说得更清楚？也就是说，如果在英语中，如果我使用he或him或man这个词，当圣经文本明确指男性和女性时，即使他们使用男性语言，如果我使用男性语言，我会被误解吗这么翻译的话？如果我使用“男人”这个词，大多数女性读者会不会认为自己被排除在外，或者误解了文本，认为它只指男人？如果我使用“他”或“他”这个词，当圣经文本明确指男性和女性时，我会被误解吗？我是否会让读者认为只提及男性而排除女性？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意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如何翻译男性

语言。同样，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希腊语中的“人”一词， **anthropos**，可以用来指男人和男性，但它也可以用来指人类，指所有人，男人、男性和女性。在英语中，如果我用 **man** 这个词来翻译**anthropos**，不是当**anthropos**用于男性和男性时，而是当它被用来指代女性和男性时，全人类，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使用 **man** 这个词上下文，我会被误解吗？或者我应该在英文翻译中使用另一个词来表达它既指男性又指女性的事实？因此，有时您会发现希腊语中的“**anthropos**”（我们经常用英语翻译“**man**”）时的性别包容性翻译，当“**anthropos**”既指男性也指女性时，这可能更合适，您会发现一些使用用“**people**”代替“**man**”。

那么，通过使用“人”这个词，现代读者就清楚地知道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如果我在每次出现**anthropos**时使用**man**这个词，即使它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如果我在英语中使用**man**这个词，我会引起误解吗？我会让一些人认为这里只提到男性吗？或者说，他和她也一样。如果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使用男性代词，我们会将**he**和**him**翻译成英语，但它显然指的是男性和女性，那么英语中以明确的方式翻译它是否合法？这一切都取决于，至少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是否涉及其他问题，但主要问题之一是，这取决于英语现在是否使用“**men**”或“**man**”，而“**he**”或“**他**”仅指男性，从不指女性。

有些人会争辩说事实就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小心，当旧约明确提到男人和女人时，我们需要在英文翻译中明确说明，以免被理解。那么问题又来了，我

们是否应该避免误解？我们应该尝试重现确切的形式吗？或者，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保留男性语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或者我们应该努力准确地理解和交流，并改变英语中的男性语言，以确保读者清楚女性也包括在内。

所以有时候他和他就变成了他们。你可以说“他砍了她”，但是在长时间的短信中，这会变得很尴尬。但通常，你会发现他，他转向他们或他们或类似的英文翻译。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排除男性。现在，让我说，让我明确表示，至少对于大多数福音派来说，这不是推动某些女权主义议程的问题，这些议程试图使整本圣经听起来女性化，女性包容或性别中立。但问题是，如果旧约和新约文本明确打算包括男性和女性，那么为什么不在英文翻译中明确说明呢？但另一方面，那些遵循这种类型翻译的人会承认，如果是男性的话，那么翻译中就需要保持原样。

所以，在旧约中，无论你在哪里找到男性语言，都不要将其改变为中性或包容性。那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男性语言，但在上下文中很明显，它显然是指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新约和旧约文本中应该明确这一点。

再说一次，诸如改变代词之类的事情通常被翻译成“他”和“他”、“他们”或“他们”。将“人”一词改为“人”或“人们”。再说一次，当它明确指的是两种性别时。

将“儿子”一词（翻译为“儿子”）改为“儿子”和“女儿”，或者“孩子”。再次强调，只有当上下文中的“儿子”一词明确意味着包括两种性别的孩子时，才会进行更改。但如果上下文中的“儿子”一词显然仅指男性的儿子，那么就需要保持原样，并明确表明这就是所指的内容。

再说一次，你会看到这个问题通常是一个意义问题。如果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的男性语言明确指的是男性，那么在英语翻译中需要明确并保留这一点。如果男性语言指的是男性和女性，那么性别包容性语言会在接收文本中发生变化，通过使用性别包容性语言来明确这一点。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对于大多数福音派来说，这并不是试图推动女权主义议程或篡改圣经文本。但大多数主张性别中立翻译的人认为，这是对清晰度和准确性的呼吁，也是对增进理解的呼吁。同样有趣的是，我认识的大多数支持性别中立翻译的支持者实际上并不是平等主义者，当涉及到女性参与事工的问题时，女性是否应该与教会中被任命的牧师和牧师拥有相同的角色和职能。

有趣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平等主义者，但很多人是等级主义者或互补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会看到男性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区别。其中一些人是性别包容性翻译的最热心支持者。

有些人，在相反的一端，有些人会有趣地说，但新约使用了“人”这个词，例如。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新约使用了“man”这个词，所以英语也必须使用这个词。

不，新约圣经没有使用“人”这个词。新约使用这个词，例如， *anthropos*，一个希腊词。问题又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词的意思是男性或男人，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在英语中使用的词。

如果这指的是人类，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那么也许“人”或“人民”或其他词会更准确地表达其含义。举几个例子，再说一遍，我不会，我不会用这些例子来支持其中任何一个或争论其正确性。我只是使用经常被指出的例子来演示什么是利害攸关的。

所以，我并不是在争论这些例子的正确性，也不是说你一定会相信它们，尽管我认为它们是很好的例子，也反映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在旧约《诗篇》第一章，这是新国际版的版本，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的人有福了。一个更加中性的翻译，有趣的是，这是 NIV，这是原始的 NIV，男人是有福的。

2011 年新版 NIV 说“有福的”，因为他们认为，我想他们的理由是，这不仅是针对男性的，而且是针对属于这一类别的任何人的。所以他们已经改变了它以澄清这一点。而不是“有福”的是“男人”，大概委员会认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仅限

于男性，为了明确他们认为这是指男性和女性，他们没有翻译“男人”，而是翻译成了“有福”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人。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再说一次，这是另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我仅使用这些翻译作为性别中立翻译如何运作以及试图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示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中，希伯来书第二章作者高举或颂扬儿子耶稣基督作为神启示的终极和高潮模式，神向他的子民的高潮启示。

正如作者在第一章所说，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神在他的儿子身上说话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其余部分继续高举儿子，特别是表明儿子优于天使。我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天使与旧约和摩西律法的颁布有关。

因此，通过表明耶稣优于天使，作者可以表明耶稣优于旧约的启示方式，因为这是高潮，是它的实现。作者说，他在第二章和第六节中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我将备份并阅读第五节，这不是上帝让我们所说的世界屈服于天使，而是在那里是有人说过的地方，这是引入旧约引用的一种有趣的方式，但希伯来书的作者经常这样做。但接下来是旧约圣经的引述。

再说一次，我正在阅读原始的 NIV。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引自诗篇第八章的一段话。所以我不会回去读诗篇第八章。

但这是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章的内容。诗篇第八章是诗篇作者对上帝在人类中创造活动的顶峰的赞美。这是对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创世叙事的诗意赞美和回应。

但现在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作者将其应用于耶稣基督。原来的 NIV 又说，仅以此为例，您可以找到其他类似的翻译。但话又说回来，人算什么，你会关心他，人子算什么，你会关心他。

我希望你注意到那种男性化的语言。男人算什么，你还关心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注意男性语言。然而，这是新修订的标准版本 NRSV 的翻译。

你所关心的人类是什么，或者你所关心的凡人是什么？请注意从人到人类、人子到凡人、以及他到凡人的变化。现在，乍一看，这可以被视为对当地文本的扭曲，翻译者、NRSV 试图篡改文本或促进议程或更加性别友好和中立，但因此扭曲了它。此外，有些人，特别是如果你习惯阅读福音书，其中“人子”是耶稣用来指称自己的最常见的头衔，人们可能会感到相当不安，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种非法翻译。

因此，重要的是要查看上下文来确定 NRSV 的作者或译者为何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用人类来代替人类呢？为什么他们在 NRSV 等翻译中用“人类之子”来代替“凡人”？主要问题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在证明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代表。如果你阅读第二章的其余部分，耶稣，重点不是耶稣的

男性特征，他是一个男人，而是重点是他是一个代表全人类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此外，我怀疑《NRSV》的译者对诗篇第 8 篇的解释与上帝颂扬上帝的造物（不是亚当、男性，而是人类）的解释相同。因此，将这些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理解诗篇 8 篇是赞美上帝对人类的创造，并且因为希伯来书 2 章中的耶稣代表了所有受造物，所有人类，因此，他们通过改变人的定义来明确这一点，什么是人性，人类，作为现在耶稣所代表的上帝创造的顶峰。什么是人子呢？什么是凡人？耶稣现在带着虚弱的凡人，上帝创造的顶峰，现在代表全人类，带领他们走向预定的命运。

他是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人类未能实现的事情，现在耶稣基督通过带领他们实现他们真正的目标和意图而实现了。因此，NRSV 明确表示耶稣不仅仅代表男性。

希伯来书的重点不是耶稣作为一个人、一个男性。重点是耶稣代表全人类并应验了诗篇第 8 篇，颂扬人类是上帝创造的顶峰，但他们未能实现上帝的意图。但现在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确实实现了神对人类的旨意。

因此，像 NRSV 这样的文本通过使用更具包容性的语言明确了这一点。在下一场会议中，我们将结束对中性翻译的讨论，我们还将讨论一下翻译在口译中扮演

什么角色？在解释学和解释学中应该使用什么翻译，或者是否有正确的翻译，它们应该发挥什么作用？